列子序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盖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沖虛真人書爲沖虛真經

此序或道藏所有若刻書者所為當云沖虛至德真經不當去至德字也道藏何時編待查景德四年加號前否當再考之

壺世德本作壺丘本皆作
壺當誤為一本無丁

世德堂本無下二字

新異觀同

疑獨造化物往復陰陽四時代謝也

列子沖虛真經卷上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

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者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生形 聲色 味指 高錮 言呈 生形 形聲 聲色 色味 味稽 造化 故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

世德本多也字

既刻除注理過通脫為詮解
明人刻本須留注以明是

張注晋時也

鶉音淳 蠙音賓 胥胡蝶之別名 鴝音劬 瞀音茂 芮音汭

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
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子列子適衛食
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
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言物之變化種數有幾以下文所云
若鼃爲鶉、得水爲㡭、水上塵成苔者得水土
之際則爲鼃蠙之衣、青苔生於陵屯則爲陵舄、車前草陵舄得
鬱棲、糞壤則爲烏足、草名烏足之根爲蠐螬、蝎也其葉爲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蟲名鴝
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鳥名乾餘骨之沫爲斯彌
蟲名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蟲名食醯
黃軦生乎九猷、蟲名九猷生乎瞀芮、蟲名瞀芮生乎腐蠸、蟲名羊

世德本作筍

燐音吝 鬼火也 亶音蟬 鶂音逆 醯呼 筍音 竹久不生 筍蟲

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
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爲
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
之爲蟲、亶爰、山名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獸名河澤之鳥視而生
曰鶂、鳥名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稚蜂、思士不妻而感、思
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
醯雞生乎酒、羊奚草名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蟲名青寧生程
蟲名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
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
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

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

底，當也。　逆，迎也。

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

睪音皋

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

徼猶歸也

爲與致同

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碣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音無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損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

舍與捨同

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

壤殷敬順釋文如掌反本作攘 案穰如陽切則亦爲饒豉決矣又集韻壤穰攘伯汝兩反則作穰亦可 道藏本如是耶

蛻音退

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黃帝第二

宮刻本作宿佀誤

會善其新華號齊中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

假遐也

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汨)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愨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己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

姬居也

更 原本作庚張注庚當作更則

字爲聽役

章戴 尹生名

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列音例 姬作居 魚作吾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無与瞀同伯昏子瞀人名也

郤與隙同　遻音忤　象人木偶人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

肥本作疕皮美切

恂瞬也　私名游俠之徒　更讀爲鬻　畚音本

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

詒音待　擋音黨　挨　抌　憊音　擊之　單竭也　骪音委　骨同骨　昉始也

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
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擋挨抌亡所不為
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
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
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
碼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
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
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
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
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
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

誕字　乃　亶　迕音午逆也

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
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
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
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
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
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迕者如
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
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
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
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
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

委音餧 令音嗣

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

觴深淵名 [illegible] [illegible]

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孔子

承音拯

汩音鶻

齎音[illegible]

觀於呂梁、懸水二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
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
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
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
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
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
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
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
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
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

掇竿粘蟬也

橜音掘豎也株駒枯木也

漚作鷗

住音數

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九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吾處也、若橜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
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
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瘻
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
以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
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
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
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趙襄子率徒十
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

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
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
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
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
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
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
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
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
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
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

卒 既盡也

杜德哉者閉其生意而不動故曰死善者哉是生意已動故曰生衡氣於是半動半靜如衡之平故不可頂說

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
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
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
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
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
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罪（萌合作）乎不誫（震合作）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
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
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
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朕音 朔戕 萌也 旋音 桓 潘音蟠水之所聚也 氿音軌 雍音擁 汧音牽 茅音 頹 豨音 也

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illegible] 敦音頓 賓音儐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户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曁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

出軒迎逆也

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

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
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
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
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
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
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
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
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
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
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
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
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
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
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
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
則相攜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竝行帝王
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
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
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
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

芧音序栗也　能鄙籠者智　蹀足躡足也

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敎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王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

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

閒

湩乳也

饗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䉂主車則造父為御𧙗𧚍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西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

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

昔昔猶夜夜

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

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

彼或作被

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

逄音龐

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秦人逄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

郵與尤同　甚也　榮贅也

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第四　一曰極智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

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

亢倉即庚桑

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

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

莊嚴也　同和也

言不交 請見 [illegible] 不謁也

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内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敵、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

眡與視同

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

隸衆人也

羣識言者

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

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

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逄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

嵩曾條猶曰言智有理也餘竅鄭識志

情實也 爲向也猶曰一句也

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列子沖虛真經卷下

湯問第五

夏革殷大夫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

齊猶中也

歸墟尾閭也八紘〻埜也九野

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

天之八方中央也　毒病也　禺彊北海神也

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

冥靈木名　　終髮即窮髮　　眥音恣

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
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
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
九寸。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
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
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
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
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
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
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

䚢音修　　櫾柚也　　太形即太行

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䚢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
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月、心死
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
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
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
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
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
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太形王屋
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
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
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

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

甔音擔 甀音垂 甖也

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

惝音敞 驚也 剋舉 一曰剋舉行也

五百五本

祝髮 斷髮也

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㓵冎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

文康

堯刊

髮微物而懸引千鈞不絕以其均也所以絕由輕重

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

不均若均而絕必無絕理 且平音 詹何漁之精者 扁鵲醫之精者

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

師襄　師文　秦青　薛譚　伯牙　鍾子期 [illegible]

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温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

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
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
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
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
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
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
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
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
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
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

偃師技之有若造化

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
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
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
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
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
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
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
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
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
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

鍥鑿

甘蠅飛衛射之精者

牽挺機下之躡隨足上下者

亞猶更也

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㲄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

泰豆造父御之精者

趣行也

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胷臆之

二十四蹄一六馬也　暱嫌私恨也

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轡輪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

雛鷇初生之鳥　含光承影宵練與錕鋙之劍火浣之布皆物之精者　騞音血

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人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

庸 用也　　裋 音豎

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

舍 釋

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

叔、市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
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
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管夷吾鮑
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
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
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
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
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
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
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釋之、遂召管仲

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
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
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
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
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
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
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
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
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
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
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

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

鈞洵 丞己

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

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屛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筭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尿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繆忤情露謇極淩誶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

窮年不相讁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

滴滴衰落之意

行假一作何假

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謟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楊朱第七　一曰達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

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

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

趣向也　矜持也　郵甚也

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

閼鄣遏之　顫音羶鼻通香　智音知　廢虐若也

勤能使逸、餓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

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

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矮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暱、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

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

藉猶後也

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

禽骨子釐也

孟孫陽楊子弟子也

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

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

株塊土也

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

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

[illegible]

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

[illegible]

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第八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愼爾言將有和之愼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鷄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鷄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

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知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

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政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

亦同而窘於貧羡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

術如呂尙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

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白公問

微言隱語也

左人中人二邑名遽人鄙卒也

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柘墨也　此與塞翁得馬失馬同意

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柘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强爲弱。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

𨁝音轍亦也

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𨁝。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

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
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
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
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
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
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
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
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
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
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
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
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
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
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果以美地封其子子
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
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
之歡然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

射入音明壇齋采者以王爲之言報采獲中鈎得兩魚大發而笑

其所養盗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盗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盗憶其兄之戒因與盗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盗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盗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著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㩉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

[illegible]

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

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
而來、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
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
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
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
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
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
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
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
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
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

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
奚為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
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
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
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
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
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
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
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
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搰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